

程

五國故事卷上

偽吳楊氏

先主行密

唐淮南節度使中書令

渥不僭號渭稱吳乃

渭追謚為景皇帝

溥偽號為讓皇帝乃李氏傳位非

偽唐李氏

先主

昇

偽謚為孝高皇帝廟號烈祖

副主

景

偽謚至道文宣孝皇帝廟號太宗



後主 煜 入朝封違命侯旋封隴西郡公殂追封吳王

前蜀王氏

先主 建 偽諡神武孝德明惠皇帝廟號太祖

後主 衍 歸降唐明宗追封順聖公

後蜀孟氏

先主 知祥 偽諡文皇帝廟號高祖

後主 昶 歸朝封秦國公薨追封楚王諡曰恭孝

偽吳先主吳王行密廬州合肥人力舉三百斤微寺

居常獨處必見黑衣人侍其側後既有眾遂令部立

悉以黑繒幕其首號曰黑雲都行密之妻兄朱延壽

始為行密稱薦旋至壽州節帥而延壽潛以宗姓通

于梁祖將規淮甸行密乃謀去之且慮召之不至遂

詐為目疾凡三年其妻旦夕視其動靜以為信至于

私于隸僕悉避餘人唯不避行密密一日謂其妻曰

吾目疾不瘳矣諸兒且不克省軍府之事當屬于舅

汝宜召之其妻自以書召延壽既至行密處正廳潛

兵以見之俄而開目曰數年不見舅今旦果相覩延

壽惶駭遂叱勇士執而殺之仍廢其妻焉行密雄豪

而頗有度量蘇州刺史成及

及浙之八都也後為彰義軍節度使兼侍中皆

王命為部所叛執送行密密以其厚重抗直頗重之

舍於正廳之後房室間亦有劔甲之類而行密盛暑

中日以單衣而至與及飲膳了無疑忌之色及又嘗

抵行密內室見行密方起盥漱而右手擊一沙羅可

百餘兩水滿其中而洗項則力舉三百斤不謬矣渥

密長子既襲父位遂舉兵克江西虜鍾氏而歸先是

諛言云楊老抽嫩髮堪作打鍾槌

此下有脫誤

聲猶未

率不堪嗣父事乃同謀害之而立其弟渭槌折之言

蓋冥符也初温之與顥同謀害渥實戊辰歲夏六月

也議既定其夕將暝顥已先入而温使告顥曰今非

番直不欲俱入慮其謀漏泄請顥獨訖其事然後見

報顥諾之其夕既殺渥遂召温温乃詣城門大哭曰

張顥弒逆殺害老令公即君矣軍眾皆為之哭其夕

遂殺顥立楊渭渭以温兼左右軍政焉渭既為主至

已卯歲建偽號先是梁受唐禪楊氏遂不復朝貢因

稱天祐十六年為武義元年間一年渭卒乃以其弟

丹陽王溥襲位偽謚渭為宣皇帝焉朱瑾者楊氏之

名將也徐溫既出鎮潤州以其子知訓知廣陵政事
謂之政事僕射瑾與知訓有通家之好嘗使知客詣
知訓之第知訓纔二十餘頗以聲色為務而潛與知
客通取其所佩綃巾知客懼歸以告瑾瑾頗銜之一
日楊氏會鞠于廣場知訓與瑾立馬觀之馬首相接
瑾因揖知訓曰即日綃巾希以見還知訓知事洩且

慮瑾為變翌日遂諷楊氏出瑾為歷陽瑾知為知訓
所排將整行計密有圖知訓之意及知訓詣瑾告別
時盛暑瑾以水遍洒廳事皆汪洋不可駐足乃直抵

其內瑾大設宴以待之出愛姬姚氏薦酒乃獻名馬

瑾愛其馬夏以羅
帷冬以錦帳覆之知訓納拜於瑾瑾以手板擊殺之

截其首提入以見楊氏聞變乃閉諸門且曰伊自有

阿爺處置是事瑾以楊氏不見納遂踰城而出因墮

城下折足乃自剄吳人暴其尸於市蟲蛆不犯即日

其事聞於昇州知誥誥謀於宋齊丘丘曰請明公即

今渡江定其事仍馳聞令公令公即溫也則政事之

任歸公矣不然令公當以諸子入代明公無望矣知

誥立從之溫聞知誥已入遂因而許之知誥既代知

訓以厚重清儉鎮其時俗頗革知訓之道矣徐溫嘗
入覲知誥密聞於楊氏曰溫雖臣之父忠孝有素而
節鎮入覲無以兵仗自從之例請以臣父爲始乃命
溫悉去兵仗而入旣泊知誥之第侍奉彌謹初更睡
覺見有侍於床前者問之曰知誥溫因遣其休息知
誥不退及再寤又見之乃曰汝自有政事不當如此
以廢公家之務知誥乃退及溫中夕而興又見一女
子侍立問之曰知誥新婦亦勞而遣之他日溫謂諸
子曰事在二哥矣汝輩當善事之溫好被白袍知誥
每遇溫生日必獻一日旣獻而座客有誦溫者曰白
袍不如黃袍好知誥遂斥之而謂溫曰令公忠孝之
德朝野所仰一旦惑諂佞之說聞於中外無乃玷烜
赫之名願令公無聽其邪言溫亦然之知誥慮溫急
於取國而已非其嫡不得以嗣故以是言之然內謀
其家外謀其國勞心後慮數倍於曹馬矣宋齊丘旣
在知誥賓席溫甚疑之有石頭大師者溫頗加待遇
而齊丘亦寓於石頭之精舍一日溫謂石頭曰宋措
大在吾兒子門下甚非純信之士慮其近習不以忠

孝為務師其察之石頭乃伺其所為而齊丘已察其
意自是晨出暮返歸必大醉或以花間柳曲謳歌之
辭以示之石頭乃謂温曰宋措大蓋狂漢耳不足為
慮温由是不介意知誥之兄知詢以徐温既卒乃代
為金陵節制為政暴急仍與知誥爭

知

誥患之乃紿以楊氏將申輔相之命使知詢入朝知
詢信之亟請入覲及至江都會於知誥之第且不得
見知詢語之知誥曰吾兄為政暴急上知之將加譴
責待罪於私第尚恐未暇况欲見乎知詢由是始

悔入覲尋處環衛之列焉行密四子渥渭悉襲偽位

唯濛為溥之長

濛第十六而長於弓馬徐氏忌之故

不立而終構其罪自臨川王廢為歷陽公幽於歷陽
濛聞將有禪讓遂殺監守者與其下二馳赴廬江詣

周本

本時為廬江節帥即濛之婦翁也

本之子祚閉門不納本聞之

曰我家即何以不見祚不荅因執濛宮之於外濛因
殺數人而卒徐氏使溺其家於江中知誥在相府嘗
一日不悅其夫人問之知誥乃告曰夜夢不吉以是
為憂耳夫人曰夢無吉凶在人諛之耳有善諛者請

召之庶解憂慮知誥因出廳事俄見周宗於庭下乃
謂曰我昨夢過順天門俄而什地非凶耶宗亟拜賀
曰此明公宜令人策立也知誥大悅及宗入內室與
夫人同席而飲後使宗知鹽鐵職務家遂大富官至
侍中焉徐氏將移楊氏之祚乃以昇州爲大吳西都
揚州爲東都聲言將遷楊氏於江南改白沙爲迎鑾
鎮俄而逼禪稱氏楊欲入道乃營室於茅山遷溥居
之冊曰受禪老臣臣知誥謹上尊號曰高尚思立崇
古讓皇帝溥既渡江賦詩畧曰煙凝楚岫愁千點雨

滴吳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端坐細思量
及將遇弒方誦佛書於樓上使者前趨溥以香爐擲
之俄而見害李氏以海陵爲泰州置永寧宮於州之
門右遷其族以處使親信褚仁規爲刺史以專防護
後周世宗渡淮李氏急使人赴海陵盡害之知誥自
以取國艱難乃志勤儉金陵雖升都邑但以舊衙署
爲之唯加鳩尾欄檻而已其餘女伎音樂園苑器玩
之屬一無增加故宋齊丘爲其挽辭曰宮砌無新樹
宮衣無組繡宮樂盡塵埃皆其實也

知誥即位改姓
李氏更名昇稱

大唐今書其舊名欲易曉也宋齊丘既以徐氏啟慶開國之宴遂

乘醉大詬於筵上百官悚然知誥隱忍而已吁開國

祚首啟宴樂台臣為之酌酒晉史所謂我使庾純罵

爾於席上爾又不改此之類也由是言之蓋非國祚

延遠之兆耳知誥疾革以其子景達類已欲立之時

景達為成王居守東都揚州也知誥乃密為書以召

景達使入將付後事醫官吳庭紹與知誥診候知其

將終且召景達之事遂密告李景使人追回其書時

已出秦淮門俄而知誥殂景乃即位其後吳庭紹迭

內職人罕知其由或云知誥在位嘗畫寢夢黃龍逸

殿之柱而立知誥心喜乃定其儲位齊王即景之初

封也後為吳王本名景通即位改曰環後避周廟諱

更名景以二說相異未詳孰是又嘗以其事質於江

南一朝士曰非也徐溫既與張顥將謀弒渥而先擇

其嗣主而溫夢入宮中見白龍抱其殿柱明日早入

果見渥弟謂衣白衣抱殿柱而立心乃定之非李氏

也事景在位嘗構一小殿謂之龜頭居常處之以視事

人有偵其所在必問曰大家何在龜頭裏及後有內
附之事人始悟焉景即位改元保大壬子癸
丑間有狂人遍揚州市詬罵市人待顯德三年總殺
之又曰不得韓白二人殺之無噍類時朝廷廣順年

也人皆莫測顯德之號俄而周太祖南郊改元顯德
世宗襲位因仍其號至三年丙辰王師遂入淮南時
韓侍衛令坤白太師重遇並為戎帥王師既入將屠
其城而二公戢兵淮人得過江而南者尤眾悉如狂
人之言周師未南征而淮南市井小兒普唱曰檀來
也眾頗恠之及揚州建春門有鼉

鼉本陀音而出於俗謂之檀

水次眾以為應矣未幾王師入先鋒騎兵皆唱蕃歌
其首句曰檀來也方明其北偽侍中周宗既阜於家
財而販易每自淮上通商以市中國羊馬及世宗將

謀渡淮乃使軍中人蒙一羊皮人執一馬商旅以渡
浮橋而守繼以兵甲遂入臨淮雖金陵弛於邊防亦周
宗務於貪黷破國之釁有若此者為臣之咎不亦深
乎煜景之次子本名從嘉嗣偽位乃更今名有辭藻
善筆札頗亦有性而尚奢侈嘗於宮中以銷金紅
羅幕其壁以白銀釘瑇瑁而押之又以綠鈿刷隔眼
糊以紅羅種梅花於其外又於花間設綵畫小木亭
子纔容二座煜與愛姬周氏對酌於其中如是數處

每七夕延巧必命紅白羅百足以為煜善音律造念
日宮天河之狀一夕而罷乃散之

家山及振金鈴曲破言者取要而言之家山破金鈴
破又建康染肆之牘多題曰天水碧尋而皇家蕩平
之悉前兆也天水碧因煜之內人染碧夕露於初煜
中庭為露所染其色特好遂名之

建平二年七月二十九日襲僞位於金陵因登樓建
金雞以肆赦太祖聞之大怒因問其進奏使陸昭符
昭符素辯給上頗憐之是日對曰此非金雞乃怪鳥
耳上大笑因而不問昭符之對雖涉滑稽而能取悅
上情免其君僭上之責亦其忠也

僞蜀先王建許州舞陽人也世為餅師嘗葬其父乃

發地數尺而瘞鄉人卜塋皆以即地開塋故也其棺躍出有神人

謂曰此天子之地女小民何容卜塋建不聽但瘞之

棺復躍出如是者三乃得塋其後為忠武軍部將討

尚君長於山東力戰馬斃剖之得蛇於馬腹由是自

負建初以唐朝之命析黎雅邛四州為永平軍節度

旋領兩川封蜀王及梁太祖受禪乃僭大號梁祖以

其俱為唐朝勳舊不敢傲之又以岐隴不附欲假建

為腹背之患乃與之通和使介交質情好尤薦建初

復書於梁祖曰七十州自可指揮八千里罕因開拓

又曰俱非恃強逼禪皆以行道濟時云建在位有漢
州人郭迥耕得古銅牌以獻有王建王元膺以下六
十餘字建乃改其長子名元膺以應其事識者曰膺
者冒也冒者凶也皆非吉兆俄而元膺以延巧之夕
將請建宴於東宮遂謀作亂事發元膺伏誅乃立其
少子鄭王衍是為後主建在偽位十有二年凡五改
元曰武成曰天漢曰通正曰永平曰光天仍以其偽
號易錢文而聚斂不已蜀中每春三月為蠶市至時
貨易畢集闐闐填委蜀人稱其繁盛而建嘗登樓望
之見其貨桑栽者不一乃顧左右者桑栽甚多儻稅
之必厚獲利由是言出於外民懼盡伐其桑柘焉建
末年苦於痢疾疼楚尤劇但坐錦囊而疾中顧左右
曰我見百姓無數列於床前詎我曰重賦厚斂以至
我傷害而死今已得訴於帝矣建曰我實不知外間
如此今如之何未幾而殂衍即偽位荒淫酒色出入
無度嘗以繒綵數萬段結為綵樓山上立宮殿亭閣
一如居常棟宇之制衍宴樂其中或踰旬不下又別
立一綵亭於山前列以金銀錡釜之屬取御厨食料

烹燂於其間衍凭綵樓以視之謂之當面厨綵山之
前後穿一渠以通其宮中衍乘醉夜下綵山即泛小
龍舟於渠中使宮人乘短畫船倒執炬蠟千餘條逆
照水面以迎其船歌樂之聲沸於渠上及抵宮中復
酣宴至曉綵樓山遇風雨霜雪所損乃重易之無所
愛惜又好擊鞠常引二錦障以翼之往往至於街市
衍爲步障所蔽而亦不知乃齊東昏高障之類也好
戴大裁帽蓋欲混已而人以爲泥首包羞之兆耳衍
好燒香沉檀蘭麝之類芬馥氤氳晝夜不息既而厭
之乃取皂角燒之其香縱皆此類也初建立衍爲嗣
鑄銅鍾於佛寺懸虛之其聲洪遠建乃謂其下曰吾
立此鍾爲立太子故也今其洪遠是必東宮將來之
慶俄而纔及八日其鍾殞地龍首摧落建聞之不懌
衍襲僞號果八年而亡國衍之末年率其母后等同
幸青城至成都山上清宮隨駕宮人皆衣畫雲霞道
服衍自製甘州曲辭親與宮人唱之曰畫羅裙能結
束稱腰身柳眉桃臉不勝春薄媚足精神可惜評論
落在風塵宮人皆應聲而和之衍之本意以神仙而

在凡塵耳後衍降中原宮妓多淪落人間始驗其語
初莊宗即位與通好命客省使李嚴使於蜀衍建上
清道宮塑玄元及唐朝列帝宮中偽尊王子晉為聖
祖至道玉宸皇帝塑其形仍塑建與衍侍立其側召
嚴以觀之衍因備法駕行朝謁獻享之禮而亦享唐
之列聖蜀人以為朝唐之列聖蓋歸中原之兆也謁
享之日蜀中士女夾道觀之珠翠簾幕為之照耀及
嚴回乃言可取之狀嘉王宗壽者王氏宗室中最為
賢王嘗因重陽衍召宗室及近臣宴於宣華苑自旦
至於繼火沈湎尤甚宗壽因以社稷之事言之涕淚
交落而佞臣潘在迎顧在珣韓昭等數輩以為嘉王
酒悲因為諧謔笑玩而罷及蜀亡宗壽至洛表請以
公禮葬衍朝廷因追封衍為順正公出葬之日宗壽
步從之尋為淄州刺史復為青州節度使以壽終蜀
之王公亡國之後多所淪喪而宗壽獨保其終以見
上天福善之道後唐既平蜀土乃以太原節度使孟
知祥走馬入蜀以鎮撫之及明宗時安重誨用事知
祥乃絕朝貢尋以長興五年遂僭大號初王氏在蜀

建初宮殿皆紀大匠孟德名氏於梁俄而終於孟氏
所處知祥僭號纔七月而終其子昶嗣僞位昶尚年
少乃與其母后同宮數年餘遂遷新宮而居以其宮
宇稍廣乃選民間女子有殊色者充之及有司引至
後苑昶親選擇佳者亦賜諸王餘則縱去而民間懼
其搜選皆立求媒伐而嫁之謂之驚婚焉昶之幼年
有日者周玄豹視之謂知祥曰此兒骨法非常宜愛
之知祥不聽後又遣玄豹同昶於戲劇之處熟視之
既而告曰此四十年偏霸之主非等閒也知祥始喜
由是特加愛念昶之母后即後唐積慶公主之從車
也嘗在并門累從征伐備歷艱難由是頗務慈儉常
戒昶以固福壽為懷而昶亦能稟之寢處惟紫羅帳
紫碧綾帷褥而已無加錦繡之飾至於盥漱之具亦
但用銀兼以黑漆木器耳每決死刑多所矜減而儉
止一身仁唯容惡乃匹夫之小節耳然仁道至大玄
鑒孔昭及歸皇朝終吉天命遠視李氏近觀王衍禍
福之道蓋相方焉蜀之末年百官競執長鞭自馬至
地婦人競帶高冠子皆謂之朝天又製新曲名之曰

萬里及歸降之後崎嶇川陸至於京師乃萬里朝天
之驗矣昶性畏懦在位唯每年春一拜知祥之陵及
十一月誕日偽號明慶節幸佛寺燒香而已他無所適每
出則乘步輦垂以重簾環結珠香囊至於四角香聞
數里人亦不能見其面昶出外則以其輿輦崇飾奢麗居常在內惟銅裝朱漆小
輦而故三十年不南郊不放燈率由懼非常也昶後
體重遂不乘馬內廐惟飼一打球馬而久不按習亦
不堪乘跨其餘名馬多屬之親王近臣耳

五國故事卷上

五國故事卷下

偽漢彭城氏

先王 巖 偽謚天皇大
帝廟號高祖

第二王 玠 偽謚
帝

第三王 晟 偽謚文武光聖明
孝皇帝廟號中宗

後王 張 入朝封南越王
侯

偽閩王氏

忠懿王審知 不僭號朝廷封閩王終謚
忠懿王

延翰 偽稱閩不僭帝號
而終無間偽號

延鈞偽稱大閩皇帝

延義襲偽號為朱氏所滅無聞偽號

延政建州僭號大商皇帝尋為淮人所虜偽封光山王

宗屬王延稟 王延彬附

朱文進 卓儼明人 李孺贊

張漢恩 陳洪進俱附

偽漢先主名巖後名龔 此字龔欲自大乃以龍天合

其先上蔡人徙閩之仙游復遷番禺

因家焉父謙為賀水鎮將既卒以其子隱嗣隱即巖

之兄子先時唐末天下征鎮不受代而薛王知柔以

石門扈蹕功授唐廣帥丞相齊公徐彥若復代知柔

隱皆迎納朝論嘉之尋自為廣帥隱卒巖代其任初

巖之正母韋氏頗妬聞其生乃杖劍於中門使取其

兒至將殺之家人不敢匿乃持去既見之後劍輒墜

地乃跪而抱之曰此我家之寶遂取為己子梁朝命

冊南平王以中原多事乃僭號改元乾亨封其子十

有八人為王九年八月白虹入其偽三清殿中頗憂

畏中外震懼會有詞臣王宏欲說巖乃以白虹為白

龍見上賦以賀之巖大說乃改元白龍更名龔又改
為龔龔見前注謙初為封州刺史而其母段氏生巖
有日者視之謂謙曰公之諸子唯少者貴耳又巖性
嚴酷果於殺戮每視事則垂簾於便殿使有司引罪
人於殿下設其非法之具而屠膾之故有湯鑊鐵床
之獄又有投湯鑊之後更加日曝沃以鹽醋肌體腐
爛尚能行立久之乃死其餘則鋸互作血肉交飛
腥穢之氣冤痛之聲充沸庭廡而巖之唇吻必垂涎
及頤頷者喻膏血之氣者久之方復常態有司俟其
復常乃引罪人而退蓋妖蜃毒龍之類非可待以人
倫也巖暴政之外唯以治宮殿為務故作昭陽諸殿
秀華諸宮皆極瓌麗昭陽殿以金為仰陽銀為地面
簷楹椽桷亦皆飾之以銀殿下設水渠浸以真珠又
琢水精虎魄為日月列於東西二樓之上巖親書其
榜賦上見進士王宏昭陽殿其餘宮室殿宇悉同之
每引嶺行商以示奢亦由之而稱強盛涼臺之寶不
亦踈乎巖末年乃天福壬寅歲是歲夏四月避暑於
甘泉宮時長星見乃宋孝武萬歲之說未幾而殂焉

巖既卒子玠嗣位是爲殤帝昏暴益甚爲長夜之飲
二年春三月其弟晟因人之情乃使壯士夜以角觥
進因而弑之於長春宮玠卒晟乃襲僞位改元應乾
晟本二名上一字犯宣祖諱去之江南李氏因湖湘
之勢遂以兵侵其境爲晟所敗獲其敗卒盡滅去一
臂以歸之江南由是絕南顧之意晟僻在一隅自爲
強大以中國帝王爲洛州刺史每宴會則獨處殿庭
之間侍宴臣僚皆結綵亭侍坐於殿之兩隅宴酣則
有司以檻獸而進兩傍翼以戈戟晟親持弓矢下殿
有司引獸檻而前逡巡獸出移庭而上晟引弓射之
兩傍戈戟竟進獸乃斃其爲樂皆此類耳晟晚年猜
忌功臣宗室誅戮相繼陳道庠者嘗爲角觥以弑殤
玠者晟既忌之欲其自退乃賜之漢紀一部庠受賜
莫知其由因以問內侍鄧申申曰殺韓信醢彭越之
謂也庠因稱疾晟聞之反怒申以漏洩乃兼誅之晟
每誅親族其子皆鳩死女有色遂置嬪御之列晟之
所爲雖蠻夷不足以論理而人倫之內實所忍聞焉
張晟之長子也年十七襲僞位改元大寶委政內官

龔澄樞及才人盧瓊仙又引巫樊胡子自言玉皇大帝附其身服遠遊冠妖言以陳禍福銀於內殿設帷幄陳物玩以奉之胡子爲大帝言謂銀曰盧瓊仙等皆我命之以爲爾輔爾當盡心委之無得妄有疑慮銀再拜而聽由是內外淫亂銀踵父之奢縱立萬政殿飾一柱凡用銀三千兩又以銀爲殿衣間以雲母無名之費日有萬千末年野蕈生於宮殿御井石自行百餘步狐鳴鬼哭妖怪日作至於亡國焉銀既爲天兵所敗其下乃燔焚府庫寶貨之外其真珠至美者凡四十有六甕焉及至京師銀乃自結真珠龍鳳鞍鞞以獻太祖謂群臣曰聞銀所貢悉皆手製其所善止如此不亡何待耶銀在南越僞封衛王及歸朝封恩赦侯旋改彭城郡公又追封衛國公及薨追封南越王焉吁彭城氏非積善之家以淫刑爲政加之內理無復禮度雖滅亡也而猶獲其令終者不亦幸乎

閔忠懿王諱審知光州固始人也長兄潮次兄圭及審知軍中號爲三龍皆以唐末起兵爲黃巢部伍巢

敗乃領其衆入泉州旋自泉州復入福州初碎石僧
爲讖辭曰巖高潮水沒潮退矢口出蓋言潮破福州
陳巖而審知終嗣其地也潮嘗使日者視已兄弟曰
一個勝一個審知方侍之側沾汗而退審知性儉約
嘗衣紬一日絳敗乃取酒庫醉袋而補之又嘗使南
方回者以玻璃瓶獻之審知看玩久之因擲於地謂
左右曰好奇尚異乃奢侈之本今沮之貴後代無爲
漸也或云延鈞僭立以御服被於審知之廟審知寓
夢於延鈞責之不肯服延翰審知子也龍衣位踰年
而終翰妻博陵氏之女性悍妬而殘忍常以練縛姬
侍而鞭之練染血赤乃止又置木掌摑人一旦盛暑
天無纖雲而霆電擊博陵斃於中庭或曰忠懿暴終
博陵之鳩故也延鈞審知次子延翰殂遂襲其位無
竒能政其初數年頗亦善守比及季運乃僭稱大號
號國曰大閩改元龍啟即位日旣被袞冕遂恍惚不
能自知久之方蘇乃心許飯僧三百萬繕經三百藏
尋而稍安乃託其禮復於諸寺賽所許願文疏中明
述其事聞者哂之曰大閩之應天順人有如此者

延鈞

既僭位改名鱗鱗將死有赤虹入其室飲以金盃水
吸之俄盡又芝生殿門俄而遇弒鱗死金陵以閩人
語訛戲之因送綾遂以爲花絹意以鱗爲綾避其諱
也鈞初議僭號不欲盡兼尊欲爲閩國皇僞翰林學
士周維岳進曰陛下欲稱國皇臣亦止稱翰林學又
爲赦書有日行五十里之說聞者哂之延稟者審知
之養子眇一目人亦謂之獨眼龍延鈞之兄也翰旣
死稟自泉州率兵而至因延鈞爲主自還泉州將行
謂鈞曰善守之無煩老兄再至鈞憾其言後因詐疾
以死計於稟稟復來遂以兵迎於南臺江斃之舟中
取其首至而責之曰果煩老兄再至矣因梟之諸
市稟之子繼昇繼倫皆奔浙中初延稟自光山起建
州入一山寺劫掠有僧但誦法華經見稟不起稟怒
殺之後常見僧現其形細視之乃延鈞耳稟由是心
疑至是果驗其寃昶本名繼鵬僞封福王即鈞之長
子也鈞旣爲皇城使李倣所殺而立昶昶遂改元通
文性狂狷常欲練兵襲金陵乃於殿庭設大砂羅於
射棚示衆曰一發中之當平定江南射棚去庭堦纔

五六十步砂羅復甚大果一發中之其下皆賀曰此一箭定天下矣遂發兵至於境上金陵聞之無不咤責但曰愍其有此大志耳昶立而忠懿王之勲舊悉屏去之衛兵先號威武軍者亦弃不用威武軍忠懿王之親兵也以軍額而名之因召市井屠沽輩別立宸衛軍名衣以羅襦銀帶飲食之器悉皆中金所給俸賜復數倍於威武武頗怒一日潛臣劔遂取延義於私第而立之延義審知第二十八子也先時得罪於昶昶因之私第有庭石一根一日有白煙一穗起於石上久之方散延義懼乃密召道士陳守元即僞號陳天師者也使禳剋之守元曰未必不爲嘉兆也是夕兵至其門而迎之延義謂昶使人收之乃逃於廁中久之方出延義即位改元永隆移書於鄰國曰六軍踴躍於門前群臣懽呼於日下是也延義在位爲長夜之飲鍛銀葉爲酒杯以賜飲群下銀葉即柔弱因目之爲冬瓜瓜片又名之曰醉如泥酒旣盈即不許復置他所惟飲盡乃可舍自宗室洎宰臣而下多以拒命見誅嘗一夕醉甚命其僞宰相李準弃市

而準方大醉臥於市中唯呼其婢春鶯而已行刑者
不敢殺因致之非所明日延義視朝使召準左右以
夜來之命對之義延都不能知乃急召仍復其位是
日又宴翰林學士周維岳復被怒下獄獄吏拂榻而
迎之曰尚書無恙憂昨夕相公宿此今亦無恙既
醒果然又嘗會飲極酣侍者皆退惟義與維岳
在坐因顧左右曰維岳身軀甚小而能飲如許酒左
右對曰臣聞酒有別賜非可以肌體而論之延義欣
然曰果有別賜即使拽維岳下殿將取別賜視之左
右善對曰今侍奉飲樂唯維岳最有殊量取之別賜
是無可陪奉者延義然之遂獲免其荒淫暴虐率皆
此類延義末年爲僞客省使朱文進所弒遇弒之日
延義將與其僞妃上官出上官之私第首簪數花自
九龍殿褰簾而出三爲簾所拂花墜於地延義復整
花上馬馬驚躍不能上者數四既而不踰數步爲衛
士以金鎗而害之聞人每出衙仗必木爲刃以四金
鎗衛於馬前至是乃以此爲亂王氏遂滅忠懿嘗問
懿山僧國祚修短僧曰大王騎馬來騎馬去忠懿以

丙午得闕至開運丙午歲而國亡其言驗矣延政延
義弟也延義即位乃請以建州爲威武軍延義不許
因授延政爲建州鎮安軍節度使延政乃自更爲鎮
武後復僭位稱大商皇帝改元天德以其廳爲太和
殿雖服赭袍而早晚參衙及見四方使介如藩郡之
禮延義遇害閩人有迎延政於建州者會延政爲淮
兵所攻不能下使其子繼雄至復爲文進拒而殺之
延政終歸於江南封自在王尋改光山王終鄱陽焉
延彬去之子忠懿之猶子也去死襲其父封於泉州

頗與延鈞篤兄弟之分性多藝而奢縱日服一巾擲
日易一汗巾既醉必以龍腦數器覆之無病則亭午
方起能爲詩亦好說佛理詩人禪客謁見多爲所沮
宅中聲妓皆北人將求妓必圖已形而書其歌詩於
圖側曰才如此貌如此以是冀其見幕初去領兵至
泉州舍於開寺始生延彬於寺之堂既生而有
白雀一栖於堂中迄延彬之終方失其所在凡三十
年仍歲豐稔每發鬻船無失墜者人因謂之招寶侍
即進士徐寅嘗爲人生幾何賦云任是三皇五帝不

袁滄吳以

善之端

令人思

詩有尤者

後綠苔侵

自莫新抽

城人多誦

偽朱文進

其譽也

其譽也

死何歸後因修合求藥於延彬書其賦辭於紙尾而

報之其風味又此類也朝廷授延彬雲州節度使及

卒復贈侍中墓雲臺山迄今閩人謂之雲臺侍中其

詩有尤者曰兩衙前後訟堂清軟錦披袍擁鼻行雨

後綠苔侵履跡春深紅杏鑠鸞聲因携久醞松醪酒

自莫新抽竹筍美也解為詩也為政儂家何似謝宣

城人多誦之

偽朱文進者王氏時為客省使既弒其君延義乃稱

藩於朝廷行天福年號朝廷授文進福州

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閩國王泉州指揮使

妻從效殺文進所署刺史黃紹頗以王繼勳代之遙

應建州文進發兵攻之為泉人所敗連重遇乃殺文

進傳首建州以從子繼昌來守福州為淮兵所阻不

得進指揮使李孺贊乃推僧卓儼明為主卓儼明本

神光寺僧住上方達將自立懼人情不附乃假立之

示眾曰儼明在神光寺上方嘗睡庵中有赤蛇出入

其鼻中此異人也當迎立之眾從其議未幾殺之遂

自立李孺贊本名達既自立乃表朝廷授檢校太尉

同平章事充福建節度使知閩國事後求爵於朝廷
不允遂歸江南編入屬籍賜名義與其偽皇子之例
既而召之使入覲孺贇復不聽命遂為江南所攻告
急於浙兵救之圍解乃覲於浙改孺贇未幾還本任
復謀叛為浙兵所戮其弟孺賓亦誅焉婁從效泉州
桃林人也父諱璋初與董思安張漢恩陳洪進等俱
為本州偏將及朱文進篡滅王氏以其將黃紹顏守
泉州從效等因殺紹顏而立王繼勳以應建州文進
舉兵攻之不克及江南克建州從效首請
江南

之命累授從效至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泉州清源軍
節度使鄂國公十數年間頗亦強盛建隆壬戌歲從
效自五月發疽至於七月不愈中外音問不通群校
頗有異議一日先鋒指揮使王名亡請入省疾而從效
危篤乃以關路之從效死眾立張漢恩為帥以洪進
副之使王名亡出守漳州不聽又遣戍蒲田亦不聽因
使眾擊之垂困送同安縣羈縻之未幾而斃初從效
有泉南之地洪進為其大將與張漢恩同列從效死
漢恩有其郡且請節制於江南以洪進為節度副使

而頗忌洪進一日設筵將害洪進俄而地震漢恩惶
惑洪進遂起出他日洪進率子弟徑入衙署取其符
印而廢之送家庄洪進請命於朝廷授平海節度使
太宗即位乃修朝覲改授徐州節鎮兼使相封岐國

公終贈中書令謚曰忠順

五國故事卷下

刻五代史闕文序

明參南京後府諸軍事錫山後學秦汴撰

嗚呼五代何時也天地晦冥之時也綱常頽替風
俗陵夷孟子所謂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此時為特
近之故朝為君臣暮為仇敵帝統之嗣如傳舍然
無逸所謂或四三年或五六年亦其實也以故當
時史無定官官無定字魚之兵革迭興文字亦畧
其間故典或諱於勢或闕於疑或淪于幽不知其
凡幾矣識者不能無遺憾焉有宋王元之氏乃能

程